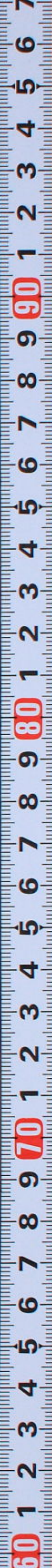


□ 12
1326
13



論語大全

卷之八

秦伯



論語集註大金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_音王之長_上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扶又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_{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

辭三辭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

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

水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

遜當
作讓
下同

五田文庫

不從

問詩云至于犬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宋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

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大王遂欲傳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

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洪氏曰仲雍之

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犬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

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

有天下是為武王夫扶音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

會之固足以朝翰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

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

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犬王翦商

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

只得不分不明且去其書謂犬王宜夫子之歎息而贊

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賢通春秋傳吳越春秋古公三

本號後乃尊為大王名宜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

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

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

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

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

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家見存而云

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

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

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

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吳言句

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

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

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

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

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

犬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

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
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
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
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犬王見商政日衰
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哉然不可犯是
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
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犬王之心
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
並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
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
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
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王皆處聖人之不
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
德何也曰讓之為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
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
讓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
犬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
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
德矣曰犬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
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狗王季受之

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
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
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
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息處商周興亡之際
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峯
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順天命於幾微而
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
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
與仲弟逃之則犬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
自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
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
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
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
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 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朱子曰絞如繩兩頭 絞得緊都不寬舒無禮則無節

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憚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為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憚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弊故有

君子為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雲峯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

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與仁不遺故舊學也上厚則下歸厚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行下效也

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

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

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朱子曰橫

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音

啓開也會子車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孝

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

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新安陳氏曰：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保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聲之以致反復。方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斯盡。泯沒之謂。故於將沒可以保身為事。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聲以辱其親乎。

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箝之意同。啟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

明信道焉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箒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

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識音志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朱子曰暴

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

緩亦慢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朱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

得類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恣地

而中不恣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

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辭言語氣聲氣也鄙新交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

凡陋也倍與背同音佩謂背理也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

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
倍。○斯字來得其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
便須近信。○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
思蓋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
動。辭氣之出。邊竹豆木豆。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
即容儀不得。籩竹豆木豆。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
之屬。籩言。道雖無所不在。籩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
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
者所當操存者。反。悉井察而不可有造。反。七。到次顛沛之違
者也。若夫扶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
然其分。反。問。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
子所謂容貌乃昏然見於面者。出辭氣如脩辭立其誠
有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倍。非謂人也。謂已所有爾。故
曰。遠。○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
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

其所以可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碎
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
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
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
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
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
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
未。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
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是付有司管底。其者。蓋此三者。却
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者。蓋此三者。却
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
照管。於大體上。欠關。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
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
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
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
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下。改。為。學。者
所當操存者。察。而不可有造。次。正。字。尚。可。說。也。如。此。則
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也。如。此。則
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
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

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末莊敬持養底人。便
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
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
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
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邊豆之事。則道
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
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
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身且不能治。雖欲區
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
成已成物。着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
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
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
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
日前。而目下則疎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全在
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
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
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
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
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
曰。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

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
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
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
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
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
必因敬于外。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
而煩瑣於名物乎。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
去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
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三者正身而不外末。故曰籩
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於外。亦即
舊會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
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
能正其外者。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
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

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簣。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

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皆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也。皆友。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不見物我之

有間。犯而不校。此謂故能如此。王氏曰。一句包盡。上句以

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知。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犯。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若是不覺。得。却是知自己。能自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手。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非幾。平於無我者。不在已。失為在人。慶源輔氏曰。釋下一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我。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實若虛。犯而不校。此。正。是。顏子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以未達。此一。是。顏子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善。與。人。同。舍。已。從。其。事。此。邇。言。用。中。於。民。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此。

於如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視
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視
曲在己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偏覆之意。又曰：分言
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
子見其賢，無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峯胡
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
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不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乎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

可謂君子矣。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

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無言，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子問此章本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與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

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
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託
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
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夫大意以節
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程子曰節操如是
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毅魚既強忍也新安

曰強則執守之堅。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同其重非毅無以
忍則負荷之欠。致其遠朱子曰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
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
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
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
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可容之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
是於中無所可容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
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
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
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
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
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
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
之心自怠者無必為之志此弘毅之反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道如知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著如何得知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爲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之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爲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足猶戰兢而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

以卒任傳道之責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此是寬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說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其爲言既易去聲知詩辭明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

遜當
作讓

初所以興起其好去聲善惡聲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
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胡氏曰
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
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
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
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
也文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諧音斤之束出記禮運○新
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
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此新安陳氏曰
而不為事物之所撻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此字指禮而言
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
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

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
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撻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聲唱迭和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
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
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
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
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
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
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
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
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以統氣類物曰黃鍾
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統氣類物曰南鍾
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磬白虎通曰
日填竹曰管華曰鼓鞀曰笙絃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敵
金曰鐘鏞此八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濁其和聲蓋
人聲自鐘鏞此八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濁其和聲蓋

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然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說四者。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可以養人。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莊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者。德而理於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

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須是。先有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功。而工也。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與此心也。立於禮。則誦讀其善。惡是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意。故曰。興人無禮。以誦讀其善。惡是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意。故曰。興人無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人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

論語集注卷之六

五

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然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很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爲歌舞之音。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而說人之性情。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峯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

其始焉。中焉之興。○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與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始學。詩學禮。樂與詩立禮成樂。不是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八。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階。階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且暮而能。

論語集注卷之六

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替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與者淺。古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洒掃聲去。應對。以至冠聲去。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

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樂。斯須不許。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

○子曰民可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由然也朱子曰民但可使之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此理而不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未嘗不知其害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至者亦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志所以生也○所由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感志所以德齊以禮教以入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之由如道以

首是百姓不可得而使之知也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能使與百姓不可得而使之知也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能使累涵泳由之而使之知也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能使用之強知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之知也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中之不能使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有所不能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當慈子陳氏曰此理當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當慈子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於凡民乎○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仁而民從之樂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暴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程子曰聖人設教非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論語集注卷之八

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
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
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比。豈聖人之心乎？宋列子云：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爲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聲則必作亂。惡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而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亂乎？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音也。朱子曰：誇驕，挾己所有是吝。○南軒張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峯

胡氏曰。本文如字。○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拔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歎。反。苦。秦。愚謂驕吝雖有盈歎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歎。則不盈盈。則不歎。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

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用。其吝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歎於實。而歎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者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歎。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吝者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歎。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三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

先拔其本根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

易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

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

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

善吾守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

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

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

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

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以明理愈篤

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

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

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

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幾而死，則其信

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

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

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

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

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

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

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
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朱子曰：有道不必待。自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峯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也。○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
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用，則有可

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不失義。若成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士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

潔出處上聲之分，聲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辯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

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凶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者

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

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不謀其政而告乃推廣餘意也

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爲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爲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爲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

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

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

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

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八河蹈海由樂正雅頌各得其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一睚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撮其大要以爲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

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音同。

通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聖底人。宜謹愿。慥慥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爲。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之辭。然天地無棄。

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慥。慥。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願。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者必善走。病必有是德之譬也。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德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有是病。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猶可取也。若以下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出在外。亦無遮蔽。只是恁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說大話。立大論。只是恁地利處。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分

伺者却不愿要妄動。性空者無能為底人。也都曾用許多詭詐。往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曾用許多詭詐。往恁地。性空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願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苟勇然惟

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

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起。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

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

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

前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

進。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程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

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

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

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今人

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

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富。有天下。一似不會有相。豈不是高。○新安陳

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

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

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

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

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煥光明之貌

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新安陳氏

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

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

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故民無

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雲峯胡氏

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皋陶音伯益益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

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

其尤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是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亂

則亂之訓十人謂周公曰召實照公顛施隻太公望畢

公榮公太顛閱天於沼散上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

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劉侍讀以為子無

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

曰邑姜亦婦人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

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

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

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

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唐

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

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

唐虞之際乃盛於此句問據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

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

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即

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

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然猶但有此數

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意新安使

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

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

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真元會合之運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威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象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

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尚屬紂耳勿軒熊氏曰雍

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成王

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

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范氏曰文王之德足

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

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

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

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

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

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

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

曰文王之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為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

若之何而取之則安得謂文王之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

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文王之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

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

命人心之歸已也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

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

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

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

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為各分言歟或曰

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未盡善非微指歟或曰

宜斷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宜斷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

音匪黻音弗
洫呼域反

間罅虛誣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

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衣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

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厚齋

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曰冕冠

高因倭以得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

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入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

災所謂溝洫澮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

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

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

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

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

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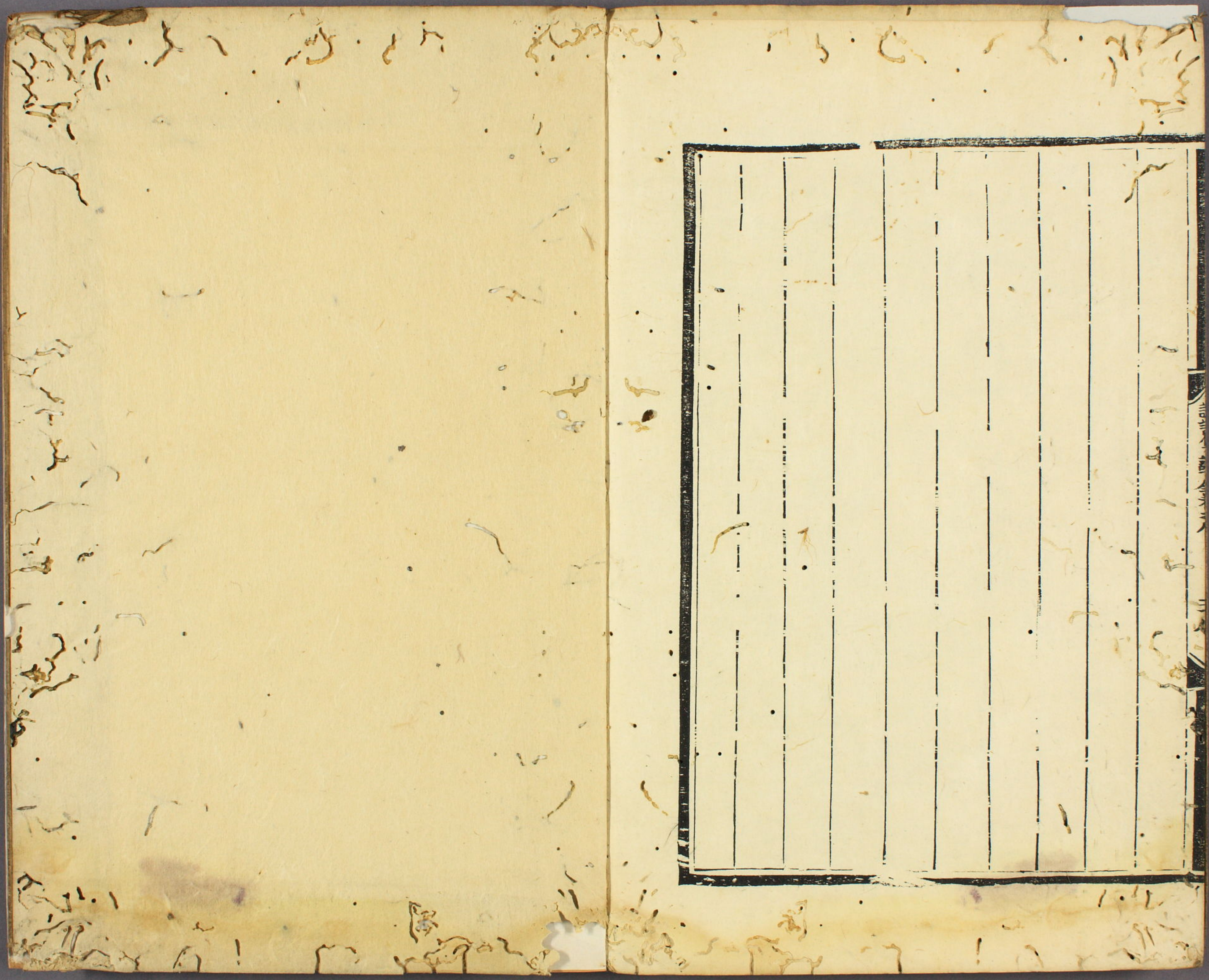
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

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

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

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stains on the left pag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stai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